

# 神木话“例外字”试解\*

邢向东

(1. 陕西师大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01 2 南开大学中文博士后流动站, 天津 300071)

摘要: 文章对几个神木话(老派)音系与《切韵》音系对照的例外字, 进行音韵、意义、文献的分析和与现代方言的共时比较, 揭示其成为“例外字”的原因。

关键词: 神木话; 例外字; 音义分析; 方言比较

中图分类号: H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79(2002)02-0052-06

神木县位于陕西省榆林地区北端。境内方言差异严重, 北部和西南、东南部之间语音分歧较大, 词汇、语法也有一定差异。北部方言的代表是神木话, 其中高家堡位于县城与南乡之间, 是北部的一个镇; 西南方言的代表是万镇话; 东南方言的代表是贺家川话; 西南、东南方言合称“南乡话”。按照晋语分区的现行标准, 神木话属晋语五台片, 南乡话当属吕梁片。

本文的“例外字”指神木话(老派)音系与《切韵》音系对照中不合规律的字。

李荣(1965)指出:“语音演变规律有些零碎的例外, 例外考验规律。通过例外的分析研究, 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掌握规律。”方言中有些字今音与《切韵》音系不符, 可能是更早时期语音层次的反映, 或者本来与《切韵》相合, 但在后来的发展中, 没有与同地位的字一起演变, 或者是从其他方言渗入的。总之是某些历史音变在扩散过程中受到阻碍而留下的遗迹, 是中断的变化的反映。分析例外字形成的原因, 不仅可以更好地掌握规律, 而且能够以此为切入点, 深入认识各种语言的、非语言的因素对语音演变的影响。

## 一 扔

“扔”白读[<sup>o</sup>Λw], 文读[<sup>o</sup>z̄ɿ̄]. 白读音分布在山西、陕北、内蒙古伊盟及银川、西宁、乌鲁木齐等方言中。有人认为伊盟方言表“抛掷、丢弃”的[<sup>o</sup>ər]是蒙古语词[ərxiɣu]的“不完全音译词”<sup>①</sup>。

据《古今字音对照手册》,“扔”字今有[<sup>o</sup>z̄ɿ̄əŋ]、[<sup>o</sup>z̄ɿ̄əŋ]两读。《古今字音对照手册》在“扔”字下注曰:“《广韵》平声蒸韵‘扔, 引也’, 如乘切, 音义与今‘扔弃’不相合。”因此, 把它作为《广韵》中无音韵地位的字来处理。《汉字古音手册》则依《广韵》将“扔”与“仍”等排列在一起:“如乘切, 日蒸开三平曾”。尽管《广韵》的“扔”字与今“扔”字音义不合, 不过“扔”字属中古曾开三日母蒸韵还是可以确定的。

下面先看声母。“扔”是日母字。日母字今声母脱落的现象比较普遍。如北京话和大部分北方方言、晋语止开三日母字声母脱落, 读[ər]类音, 即“儿而尔二”等字。“日”(《广韵》臻开三入质韵)字本身在西安、武汉、双峰等地读零声母, 神木话把“日头儿”说成[<sup>o</sup>Λw t'Λw<sup>o</sup>], 西安话说成[<sup>o</sup>ər·t'ou] (山西天镇、晋城、新绛、运城类此)。与“扔”同属曾开三日母的“仍”字, 双峰、梅县、福州、建瓯等方言均读零声母。从上述日母字在方言中的读音来看, “扔”字在某些北方方言、晋语的口语中声母脱落, 变为零声母字是完全可能的。

再看韵母。“扔”是曾开三蒸韵字, 值得注意的是, 山西方言有 17 个县, 以及神木南乡话, 曾梗两摄开口三等舒声字今白读韵母与止开三韵母相同, 蒸曾开三, 白 = 正梗开三, 白, ~月 = 知止开三, 再如曾开三的“绳、剩”和梗开四的“听”字:

\* 本文是从博士学位论文《神木方言研究》中摘选的。深谢业师钱曾怡教授的悉心指导。

	平遥	文水	孝义	娄烦	岚县	忻州	神木贺家川
绳文	ʂəŋ	səŋ	ʂəŋ	ʂə	səŋ	ʂəŋ	ʂəŋ
绳白	ʂl	s1	ʂl	ʂl	s1	ʂl	ʂl
剩文	ʂəŋ	səŋ	ʂəŋ	ʂə	səŋ	ʂəŋ	ʂəŋ
剩白	ʂl	s1	ʂl	ʂl	s1	ʂl	ʂl
听文	tʰiŋ	tʰiəŋ	tʰiŋ	tʰeiə	tʰeiəŋ	tʰiəŋ	tʰiəŋ
听白	tʰi	tʰi	tʰi	tʰei	tʰei	tʰi	tʰi

这类文白异读在陕北的吴堡、佳县同样存在。因此，“扔”字在上述部分方言(以及其他一些方言)中当有过白读音韵母为[ɿ]或[ɿ]的阶段。

事实正是如此。平遥、延安、神木文等“扔”保留声母，韵母为鼻尾韵或鼻化韵。如：

平遥	忻州	文水	祁县	孟县	清徐	山阴	万荣	绥德	延安
ʰzəŋ	ʰzəŋx	ʰzəŋ	ʰzə	ʰzə	ʰzɿ	ʰzəx	ʰzəŋx	ʰzəŋ	ʰzəŋ

山西大宁、万荣白、蒲县白的“扔”字保留声母，韵母为舌尖元音，其中大宁、万荣白“耳扔”同音，蒲县不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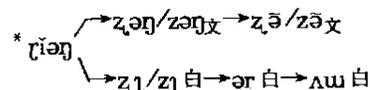
如：

大宁	万荣	蒲县
耳扔 <sup>ʰzɿ</sup>	耳扔 <sup>ʰzɿ</sup>	扔 <sup>zɿ</sup>

而山阴白、神木白等则“耳扔”同音，声母脱落，读[<sup>ʰ</sup>ər]或类似音。如：

山阴	朔县	忻州	神木
耳扔 <sup>ʰər</sup>	耳扔 <sup>ʰər</sup>	饵扔 <sup>ʰər</sup>	耳扔 <sup>ʰəw</sup>

我们相信，如果深入调查方言口语，一定可以记录到更多的“扔”字读[zɿ]、[ər]类音的事实。“扔”的读音在空间上的差异，正好反映了其历史演变轨迹，即(中古拟音据《汉字古音手册》)：



也就是说，在一些方言的口语中，“扔”经过与“耳”等止撮开口三等日母字同声、韵(有的与“耳”同调)的阶段，与它们一起变成了[ər]类音。

再看声调。“扔”《古今字音对照手册》注明今音有阴平、上声两读，它在现代方言中既有读阴平的，也有读上声或去声的。如山西忻州、山阴、清徐、平遥、孟县、朔县、太谷、祁县、文水、万荣、银川、乌鲁木齐、西宁、河北定兴等均读上声，陕北神木、府谷、绥德读阴平上，山西天镇话“仍”读上声，“扔”读去声。很巧的是，神木话不但“扔”在连读中按古清上、次浊上变调，它的反切下字“乘”也按清上(乘法)、去声(乘客，书面语词)变调，而不按清平变调。西安、潮州、建瓯“乘”也可读上声。这些情况表明，“扔”读上声并非个别方言的孤立现象。

拿声韵调的比较和“抛掷、丢弃”义在方言中的用词结合起来看，说表该义的[ər]、[əw]类词是“扔”就更有把握。据有限的了解，山西山阴、忻州、朔县，陕北府谷，内蒙古伊盟(伊盟方言基本上是在神木、府谷方言基础上形成的)，以及银川、西宁、乌鲁木齐等都把这个意义说成[<sup>ʰ</sup>ər]、[<sup>ʰ</sup>ɛ]等，与“耳”同音，可见，它们与读[ər]类音的“扔”意义密合，绝非偶然。

最后我们来看“扔”的意义。《现代汉语词典》对“扔”的解释是：“1.挥动手臂使拿着的东西离开手。2.抛弃；丢。”这与伊盟、神木、府谷、忻州等方言的[<sup>ʰ</sup>əw]、[<sup>ʰ</sup>ər]完全吻合。《说文·手部》：“扔，搯也。”《广韵》、《辞源》、《汉语大词典》均据此解释“扔”的本义。如《广韵》平声蒸韵：“扔，引也。”又去声证韵：“而证切，又音仍。强牵引。”《辞源》“扔”字条：“1.牵引，拉。《老子》：‘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2.摧毁。《后汉书·六十·马融传·广成颂》：‘窜伏扔轮，发作梧榘。’注引《声类》曰：‘扔，摧也。’3.抛掷。……4.丢弃。……”义项3、4的书证均引自《红楼梦》。从“牵引、摧毁”到“抛掷、丢弃”，其间的联系不明显，而且有一千多年的空白。因此，《古今字音对照手册》认为《广韵》的“扔”字与今音义不合，是有道理的。不过，“牵引、拉”的动作与“抛掷”的动作有一定的联系。抛掷东西时肩、肘部需要向后侧倾，正与“牵引、拉”的动作类似。因此，孙云鹤《常用汉字详解字典》在说解“扔”字时，解释其甲骨文字形为“像以手牵引(或投掷)东西形”。尽管孙先生在下文

又说：“又有‘擲’‘投’义（较晚起），读 rēng。”这与他上文对甲骨文字形的说解（“或投擲”）有矛盾，但那是由于受到书证的限制所致。曹先擢、苏培成主编《汉字形义分析字典》也解释说：“向相反的方向牵引，使远离，就是抛、投（后起义）。”在某些方言的口语中，“扔”应当早已有了“抛掷”、“丢弃”的意义，否则它不可能在北方地区如此通行。如果可以认为“抛掷”与“牵引、拉”的意义有联系的话，那么这个词在书面语中（不包括韵书、字书）已经消失了一千多年，而完全成为一个口语词了。既然如此，它在某些方言中具有[<sup>o</sup>ər]、[<sup>o</sup>Λw]、[<sup>o</sup>e]类的白读音，就不是为怪了。

在晋语中，有一个词与“扔”的意义引申机制完全一致，即“撻”。《集韵·元韵》“模元切：撻，引也。”神木北乡话指：①用力扔。②把事情放在一边不做。陕北府谷，山西清徐、朔县、寿阳、忻州、大同、天镇、山阴，内蒙古丰镇、呼和浩特、伊盟等方言都有这个词，意思跟“扔”相同。“撻”与“扔”均由“牵引、拉”引申为“抛掷、丢弃”义，属于同步引申，可以互证。

综上所述，根据读音和意义的比较分析，可以推断，神木话的[<sup>o</sup>Λw]就是“扔”的口语音。从神木南乡话和陕北晋语、山西方言的文白异读所反映的情况来看，这个读音的源头应当是山西方言。

## 二 扁

“扁”白读[<sup>o</sup>pe]，文读[<sup>o</sup>pie]。该字《广韵》“方典切”，山开四帮母字。白读韵等不合，文读声母不合。

“扁”指物体厚度小于长度和宽度；平而薄。《诗·小雅·白华》：“有扁斯石，履之卑兮。”《集韵·铎韵》：“扁，不圆貌。”今方言意义与之密合。

“扁”是四等字。徐通锵指出：“李荣（1952：104-108）从反切、音理、梵汉对音等证明四等韵的元音为 e，没有 i 介音。近年来，尉迟治平（1982：25~26）、施向东（1983：36）又根据梵汉对音的材料，也认为四等韵无 i 介音。现代方言也为此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李如龙：1984）。所以，四等韵没有介音已经成为一种可靠的结论。至于它的元音应该拟测为什么，根据对音提供的线索，它是 \*e，我们可以维持这种拟测。”（徐通锵 1997：178）四等韵在其后的演变中，“高化为 i（如蟹四的齐荠霁各韵）或在 e 前增生一个 i，与三等韵合流。”（同上：180）这就是说，今方言音系中咸山摄四等韵的介音[i]是后来滋生的。今赣方言高安话蟹摄四等白读[ei]，仍与三等[i]有别，但文读已与三等合流。（同上：176）

李如龙曾列举《广韵》四等先韵字在一些闽语中的读音，其中就有“扁”：

福州	宁德	建瓯	永安	莆田	厦门	汕头
<sup>o</sup> pieŋ	<sup>o</sup> pen	<sup>o</sup> piŋ	<sup>o</sup> peŋ	<sup>o</sup> peŋ	<sup>o</sup> pe	<sup>o</sup> pian <sup>o</sup> pī <sup>o</sup> pian <sup>o</sup> pī

李先生总结道：“先韵字在闽方言基本读为洪音。上表中厦门话读为洪音的例字较少，在厦门附近的同安话和漳州话还有一些字和二等韵一样读为洪音。”（李如龙 1984：417）他在用闽方言证明四等韵无[i]介音时说：“第一，从语音的历史层次看，闽方言把四等韵读为洪音往往混同于相应的一、二等韵；带-i介音的读法则混同于相应的三等韵，这是两个显然不同的语音历史层次。在上古音，好些四等韵与一、二等韵合为一个韵部；在切韵的反切上字中，明显地按一二四等和三等从条件分为两组，这说明前一个层次是离上古音较近，和切韵反切上字的分组相一致的。至于三四等的混同则是唐以后的事……”

“就文白异读的状况也可以看出有无-i介音这两个语音层次的先后。凡是有文白对立的四等韵，无-i介音的读法总是属于白读音，带-i介音的读法是文读音。……而白读系统则包括着比较复杂的因素，其中有上古音的遗迹，也有中古音的变异……”

“第二，从词汇的历史层次看，无-i介音的读法往往保存于一些古老的、常用的、地道的方言口语词里，而带-i介音的读法则表现于后起的、书面的、从普通话转借的新词中……”

“显然，和古老的方言词相结合的语音形式是比较古老的音，语音的历史层次和词汇的历史层次是相一致的。”（同上：421—422）

既然某些赣方言和大部分闽方言白读层还保留着四等韵无介音的形式，而且往往保存于古老的、常用的、地道的方言词中，那么，在部分晋语的口语词中保留这种痕迹，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因此，流行在山西、陕北、内蒙古的高频词“扁”[<sup>o</sup>pe]，实际上是这个四等字的白读维持了较早时期的读音，并与二等字合流的结果。神木话“扁豆”白读音[<sup>o</sup>pe təu<sup>2</sup>]，文读音[<sup>o</sup>pie təu<sup>2</sup>]，书面语词“扁担”音[<sup>o</sup>pie tɛ<sup>2</sup>]，“扁”的读音显然是受

“篇骗”等字类化而产生的新文读,正好说明[<sup>c</sup>pe]是地地道道的方言音。

### 三 爹

“爹”神木话有两读,都和《广韵》不合。一读[<sup>c</sup>ta],指父亲,一读[<sup>c</sup>tiε],用于“老爹”(岳父)。“爹”字《广韵》有两切,意义不同。其一为假开三马韵的“陟邪切,羌人呼父也。”论者已经指出,今音[<sup>c</sup>tiε]的声母例外是因为保留了“古无舌上”的上古音特点。另一切是果开一智韵的“徒可切,北方人呼父也”。按规律今当读去声。王力为歌韵的拟音是[\*ɑ]。歌韵字神木话大多读[uo]韵,但高频词“他大那哪”今音仍读[a]韵。所以,认为“徒可切”的“爹”在神木话中可以读[ta]是完全能够成立的。至于声调,神木话读阴平上,高家堡面称读阴平上,叙称读阳平,南乡话面称读阴平上,叙称读去声。神木方言亲属称谓之间声调类化现象十分严重,“爹”又是极其古老的词,各地声调歧异是很自然的事。但南乡话叙称仍读去声,与“徒可切”对应。查《陕北方言志》,延长以北 19 县,除吴堡读[<sup>c</sup>tia·tia]外,其余各地父亲面称均为[<sup>c</sup>ta·ta]。再看《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在进行比较的 42 点方言中,有太原等 16 点称父亲为[<sup>c</sup>ta·ta]或近似音,其中孝义、岚县又读去声。沁县读[ta<sup>o</sup>],阳城称[tA<sup>o</sup>, tA<sup>o</sup>]<sub>3</sub>。“爹”读[ta]时念阴平可能跟“陟邪切”的另一个音有关,是语音部分归并的结果。所以,大多数方言读阴平当不会影响我们做出“爹”叫[<sup>c</sup>ta]是中古“徒可切”遗留的结论。据陈章太、李如龙(1991),闽北方言的建瓯、政和、石陂“父亲”背称[<sup>c</sup>ta]或[<sup>c</sup>to],建阳以及介于闽南和闽东之间的尤溪则把祖父和公公称“爹爹”[<sup>c</sup>ta·ta](建阳)和“阿爹”[<sup>c</sup>a ta](尤溪),这一点也支持我们将[<sup>c</sup>ta]确定为“爹”早期的读音。把“父亲”叫[ta]类音,把岳父叫[tiε]类音,正说明这两个音所反映的历史层次或来源地域有差异。

### 四 吟

“吟”音[<sup>c</sup>zɿ],指因痛苦而发出呻吟。《广韵》:“鱼今切,叹也,说文云呻吟也。又宜禁切,长咏。”两切均为疑母三等。神木话意义与第一切对应,按规律当读[<sup>c</sup>i ɿ]或[<sup>c</sup>ni ɿ],声母、声调和韵母的四呼不合。大多数陕北话都读这个音,其中除吴堡、清涧、子长、延川外,[z]母只有“吟”一个字(佳县、府谷还有“仍”)。晋语其他方言几乎没有这个读音。

“吟”读[<sup>c</sup>zɿ]在神木话中很孤立,但非常稳定。这显然是由于得到了语音系统的支持。我们认为,它不是真正的“吟”字,而是有个音无字的词。如果它真是来自疑母,那么声调就应当是阳平,而不应当读阴平上。神木话本有一个形容呻吟的象声词[<sup>c</sup>zɿ]或[zɿ<sup>o</sup>],同类的象声词还有[zε<sup>o</sup>],形容小孩子的哭声,并有“屁[<sup>c</sup>zε. zε],狗屎圈蛋蛋”的俗语,嘲笑好哭的小孩儿。这些词都无字可写。由于表示这个动作的需要,原来表呻吟的象声词[<sup>c</sup>zɿ]逐渐变成了表义稳定、明确的动词。又由于该义恰好与“吟”相近,当地人便用“吟”来记录它。换句话说,[<sup>c</sup>zɿ]是“吟”的训读音,而不是本音。

神木话[<sup>c</sup>zɿ]之所以能变成动词,并被当作“吟”字的读音,除了词汇上的原因以外,还由于方言的声母系统所致。看神木话声母表:

p	p'	m	f	v
t	t'	n		l
ts	ts'		s	[z]
tʂ	tʂ'		ʂ	ʐ
tɕ	tɕ'		ɕ	
k	k'	ŋ	x	
∅				

擦音中,[f][v]清浊相配,[ʂ][z]相配,[s][z]相配,结构比较稳定。如果没有[z],浊擦音系列就会多一个空格,增加音系结构的不稳定性。所以,从音系结构来讲,动词[<sup>c</sup>zɿ]恰好填补了一个浊擦音系列的空格。佳县、府谷“仍”读[z]母,也当与此有关。

总之,这是一个词汇和音系结构同时发生作用,造成特殊读音的例子。这样解释,可以说明为什么大多数陕北晋语中[z]母只有“吟”一个字。

𪔑[<sub>ɕ</sub>vei] 《广韵》“鱼开切”，蟹开一疑母字，今音韵母与其他见开一字不同，声母也异于其他开口疑母字，似是变例。但同属一等的“贝沛”也读[ei]韵，万镇、贺家川话蟹开一白读韵母主要元音正是[e]，与二等[ɛ]或[æ]不同。说明神木话的“𪔑”保留了蟹摄一等韵较早的读法，同时，神木话[<sub>ɲ</sub>ei]不成音节，所以转读[v]母。该词内蒙古晋语也普遍使用，读音类同神木。

黏[<sub>ɕ</sub>zɛ] 𪔑[<sup>o</sup>zā/zā<sup>o</sup>] 两字都是泥(娘)母开口三等字，按大多数方言的规律当读[n]母细音。我们认为它们是娘母字曾经独立、而后又不规则分化的反映。中上古汉语泥、娘、日母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𪔑”与“瓢攘”同声旁，“黏”与“拈”同声旁，正反映了这一事实。高本汉认为切韵时代泥、娘、日有区别，拟音为：泥[n]娘[<sub>ɲ</sub>]日[nz]。(高本汉 1954)王力认为晚唐五代泥、娘、日分立，拟音为泥[n]娘[<sub>ɲ</sub>]日[r]。(王力 1985: 228~229)我们不妨认为，在神木等方言的前身那里，娘母曾与泥母分立，是独立的，后来，大多数字归并到泥母，而少数字则混入日母了。从现代方言来看，“黏”读[<sub>ɕ</sub>z]母的范围不大，如陕北绥德、吴堡，山西清徐、祁县等。“𪔑”读[<sub>ɕ</sub>z]母范围很广，济南、西安、太原、成都、合肥等北方的主要方言，以及绥德、吴堡、临县、朔县、忻州等，都读[<sub>ɕ</sub>z]类声母，武汉尽管读[n]母，但无介音。此外，万镇话还把“碾”读[<sup>o</sup>z<sub>1</sub>ɔ]，也是同类现象。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山西平遥方言“黏𪔑碾”声母为[<sub>ɲ</sub>]，与[n]、[<sub>ɕ</sub>z]均不同，独立于泥母字和日母字之外，正好是读[n]母的方言和[<sub>ɕ</sub>z]母的方言之间的桥梁，更显示娘母字在某些方言中可能有过独立的时期。这些都说明，神木话“黏𪔑”读[<sub>ɕ</sub>z]母并非孤立现象，而是中古汉语娘母字不规则变化的残迹。

𪔑[kā<sup>o</sup>]、[kūā<sup>o</sup>] 文读指“游逛”的“逛”，不须赘述。白读指“跑”，分布在山西北部、陕北、内蒙古西部。《广韵》“逛”有两切：“俱往切，走貌。”又“居况切，往也，又远行也。”后一切的音义与“游逛”的“逛”相合，不再讨论。前一切释义正与方言义相合，但声调和四呼不合。

“俱”《广韵》“举朱切”，是见母字，“具”《广韵》“其遇切”，属群母字。但《古今字音对照手册》将“具俱俱”排列在“其遇切”下，说明了声树、李荣先生经考证认为“俱”又可以归入群母。这样，广韵的“俱往切”今音当能读作去声。

问题还在于方言“跑”义的“逛”读开口呼，而《广韵》“逛”的“俱往切”今当读合口呼。这就需要证明该字有读开口呼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山西、内蒙古晋语中存在着宕江撮韵母不分开合口的情况，其中除个别方言外大都读开口呼韵母。如山西方言中区的文水白、平遥白、介休白、祁县、左权，西区的大宁白、蒲县白，北区的天镇、怀仁、河曲、偏关、保德、苛岚、五寨、浑源，内蒙古境内黄河沿岸的巴盟、伊盟、包头等方言。在宕江撮今韵母读开口呼的方言中，“跑”义的“逛”和“游逛”的“逛”，自然同样读开口呼韵母。同时，“跑”义的“逛”是口语词，“游逛”的“逛”是书面语词，因此，前者的读音有可能渗透到了周围的方言中，而后的读音则没有渗透进来。

由此看来，神木话表“跑”义的“逛”读[kā]当是由邻近的山西晋语渗入的。《汉语大字典》用“闲游；游览”来解释《玉篇》的“逛，走貌”，是犯了以今律古的错误。卢芸生等认为这个词是蒙古语词的“译省”，<sup>②</sup>显然失之草率了。

娘[<sup>o</sup>nyo]~，奶奶的面称 [ɕniā]母亲的叙称 《广韵》“女良切”，前一读音韵母、声调不合。声调当是受其他亲属词类化所致。“哥哥”、“爷爷”、“婆婆外祖母”的连调形式均相同。

“娘娘”读撮口呼指祖母，陕北话十分普遍，如榆林、横山、靖边、延安、甘泉、安塞、志丹、延长，而绥德、府谷、佳县及神木南乡则读齐齿呼指祖母。果撮与宕撮舒声韵合流是山西及陕北一部分方言发生较早而较为普遍的现象，如万镇话果宕撮舒声开口字一律读[ɔiɔ]韵，合口字一律读[uoye]韵。贺家川话果宕撮合流为[ɣie uə ye]四韵。因此，神木等的读音当是从果宕合流的方言渗入的。山西方言只有临汾、运城、永济读撮口呼指祖母。陕北话和晋南方言的关系值得深思。历时地看，[<sup>o</sup>nyo·nyo]指祖母与[ɕniā]指母亲属于不同的语音历史层次。就神木话来说，前者较早，是白读，后者较晚近，是文读。

与此类似的是“狼”字，山西、陕西沿黄河的方言多读[ɕluo]（神木话读[ɕlā]，万镇话读[ɕluo]，贺家川读[ɕluə]）。

祈[tɕiəʔ] 《广韵》“渠希切”。韵母、声调不合。方言口语只用于“祈雨”，书面上用于“祈祷”。《说文·

示部》：“祈，求福也。”《广雅·释诂三》：“祈，求也。”由于该字晋语普遍读入声，所以有人认为是舒声促化字。其实，它可能是受同义词“乞”的感染而促化的。《说文》无“乞”字。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甲骨文）之气，俗作乞。……气字之用法有三：一为气求之气，二为迄至之迄，三为终止之讫。”《左传·僖公十三年》：“晋荐饥，使乞糒于秦。”《广韵·迄韵》：“乞，求也，去讫切。”“乞”和“祈”意义相同，韵母不同，但都是三等字，主要元音相同，声母有清浊之别，但同属见组。在全浊声母清化后平声送气的方言里，声母变得相同。因此，“祈”受“乞”的感染而促化，或索性用“乞”的音代替“祈”，是完全可能的。如果大胆一点，不妨认为晋语的“祈”[tɕiaʔ<sub>3</sub>]只是“乞”的训读字。

**做**[tsuəʔ<sub>3</sub>] 不少人认为是舒声促化字。“做”是后起字，《字汇》“子贺切”。《集韵·暮韵》：“作，臧祚切，造也，俗作做，非是。”认为“做”是“作”的俗字。《广韵》“作”字有臧祚、则个、则落三切，表“造”义的是臧祚切。神木话“作”只有与则落切对应的一读。既然“做”与“作”意义相同，那么读音受它的感染就是非常可能的。所以，晋语将“做”读作入声，并不是这个字本身的促化，而是读了“则落切”的“作”的字音。《汉语方音字汇》认为太原“做”音[tsuəʔ<sub>3</sub>]是“作”的训读，是很有见地的。

**痰**[t<sub>3</sub>tue] **啃**[<sup>o</sup>k'uv̄] 《广韵》均为开口字。神木话“痰”主要用于“唾痰”[t'uo<sup>o</sup> t<sub>3</sub>tue]一词，受“唾”同化变成合口呼。“啃”只用在“啃骨头”[<sup>o</sup>k'uv̄ kuəʔ<sub>3</sub> t'u]、“啃骨殖”[<sup>o</sup>k'uv̄ kuəʔ<sub>3</sub> ʂəʔ]的组合中，受“骨”的同化变成合口呼。此外，“头”在“骨头”一词中也读[t<sub>3</sub>t'u]，只是没有在单说时固定下来。

**脑**[<sup>o</sup>no]、[<sub>3</sub>no] 《广韵》“奴皓切，头脑”。神木读阴平上时指脑子，符合规律。指头时读阳平，当是为了与读阴平上的音义相区别，是别义变读造成的例外。陕北话该读音非常普遍。

附注：

①哈森《简论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单纯词》，《前沿》1994年第10期。

②卢芸生、道尔吉《内蒙古西部地区汉语方言里的蒙语借词》，《内蒙古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参考文献：

- [1]北大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 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M]. 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
- [2]陈章太,李如龙. 闽语研究[M]. 北京:语文出版社,1991.
- [3]丁声树,李荣. 古今字音对照手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 [4]瑞典·高本汉. 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中译本)[M]. 济南:齐鲁书社,1987.
- [5]郭锡良. 汉字古音手册[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 [6]侯精一,温端政.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M]. 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 [7]李方桂. 上古音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8]李荣. 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外[A]. 音韵存稿[C].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 [9]李如龙. 自闽方言证四等韵无-i-介音说[A]. 音韵学研究(第一辑)[C].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10]刘育林. 陕西省志·方言志(陕北部分)[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 [11]钱曾怡. 汉语方言学方法论初探[J]. 中国语文,1987,(1).
- [12]山西省方言志丛书:侯精一. 平遥方言简志[M]. 1982. 侯精一. 长治方言志[M]. 1985. 温端政. 忻州方言志[M]. 1985. 马文忠,梁述中. 大同方言志[M]. 1986. 胡双宝. 文水方言志[M]. 1984. 杨述祖. 太谷方言志[M]. 1984. 杨述祖,王艾录. 祁县方言志[M]. 1984. 谢自立. 天镇方言志[M]. 1990. 李小平. 临县方言志[M]. 1991. 江荫祺. 朔县方言志[M]. 1991. 潘耀武. 清徐方言志[M]. 1990. 杨增武. 山阴方言志[M]. 1990. 吴建生. 万荣方言志[M]. 1984. 赵秉璇. 寿阳方言志[M]. 1984.
- [13]王力. 汉语语音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 [14]徐通锵. 历史语言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 [15]徐通锵. 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M].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 [16]张崇. 延川县方言志[M]. 北京:语文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 巫建英)